



曹夫婦合影

為同鄉蒐輯史志文獻以完成同宗之譜系與年表，林林總總的諸多善因緣，積累出可觀的知識與學術之能量，最後方能成就這一本縮合經史子集之傳統格局的中文論著。曹先生走上這一條漫漫中文路，雖非一路順遂，這位有心人卻始終把握每一次可以進修成長的機會，除了矢志成全其先父的遺願外，若非深解中文這一條文化長流是何等地波瀾壯闊，又豈能鍾情一生如是？

此次曹先生得以順利集結成冊，除其夫人鍾德卿女士的貼心護持，東華中文系前助教蔡語宸小姐的長期支援、系友歐家榮的打字協助外，尤必須感謝萬卷樓總編輯張晏瑞先生本諸傳統文化之傳播志業的熱情，慨然支持該書的出版，曹先生自取書名為《尚文齋纂言輯編：曹尚斌論文集》，其中收錄早

期的學術文稿作品，亦有進入東華中文博士班才撰寫的新作，所橫跨的時程宛如他的一本中文學習生命史，舉凡經學、語文、諸子、歷代思想或佛教、歷代文類與詩體，或雅或俗，或中或臺，都有涉獵，看似琳琅滿目，其實受限於一本書的篇幅，也僅是他勤於筆耕下諸多論著及創作中的部分成果而已，然於每一次用心學習的機緣中，他都能咀嚼入味，並從先人前輩的人文智慧裡吸收轉化，吐納英華，如今即使已病痛纏身，提筆不易，該書收稿確定後，我仍見他持續有新作發表於《中原文獻》，其勤篤向學之心，令我頗為感動。

最讓我驚訝又佩服的是，當曹先生考上東華中文系博士班時，已經罹癌第四期了，他心懷感恩地認為：是花蓮壽豐的安居環境、東華大學的蓬勃朝氣，讓他的身體得以如獲奇蹟般的好轉，故分外珍惜每一次師生得以在此山水佳景下共聚的緣分，或許是他亦如我般相信每一道綻放的晨光裡，即使是枯木也會化作美麗的樹影吧！而人文的慧光所以能點亮世間的晦暗，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相較起來，那些得天獨厚的年輕學子，若仍鎮日無所事事，言不及義，豈能不汗顏？綜觀該書的學術規範、體例及格式，固然已大不同於今，但曹先生跨經史子集的知識養成，對於當前汲汲營營於小而美、專且精之論文撰稿者，也未嘗沒有啟示性的意義。

編按：《尚文齋纂言輯編：曹尚斌論文集》即將由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敬請讀者期待。

懷念恩師王冬珍教授

洪惟仁

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退休教授

恩師王冬珍教授於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辭世，得到這個訃聞使我陷入無限的懷念與哀思。（王老師雲端訃聞：https://qr2.123life.com.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co=1&ids=2&article_id=37079）

王老師原居臺北，二〇〇九年師丈過世之後，老師發現得了帕金森症，開始還很輕微，士毅還曾經帶老師到臺中教育大學來看過我（詳下）。二〇一〇、二〇一一年還兩次去美國看大女兒士瑜。二〇一二年長子程士毅不放心，把老師接到埔里去住。二〇一三年跌倒、斷了髖骨，之後情況越來越惡化，需要坐輪椅了。二〇一五年老師開始舌頭僵硬，那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去參加埔里噶哈巫「過番仔年」，跟老婆一起去看老師，老師看我們來了，很高興，努力想說什麼，但是聲音呢呢喃喃，我們都聽不清楚她說些什麼。這是很大的折磨，明明意識是清楚的，卻是無法言語。以後時好時壞，好的時候還可以坐在椅子上看電視，被推著輪椅到社區附近走走，平常是躺在床上。

士毅的經濟不怎麼好，他的姊姊士瑜、弟弟士遠請了一名外勞來幫忙照顧。但是長年照顧不能言語的媽媽，精神上的負擔不是常人可以想像的。士毅的原住民太太很孝順，因為她是護理師，照顧媽媽特別專業，不幸的是，兩年前得了癌症，士毅一個人無法照顧兩個病人，士遠就把媽媽帶到新竹去照顧，直到媽媽過世。

生病以來十幾年了，這麼長的時間！老師您辛苦了，您孝順的孩子們也辛苦了。如今您脫離了苦海，一了塵緣，含笑往生。祝您到極樂世界，一路平安，順行！

高中時代的女神老師

王老師是我的高中國文老師。我中學時代沈迷於文學創作，國文老師培養了我的中文素養與寫作技巧，所以我最懷念的中學老師大部分是國文老師。王老師特別令我懷念的，她的學問沒話說，我感覺她特別漂亮；她說話不疾不徐，言談中散發著優雅的氣

質。當時還沒有所謂「偶像」、「女神」的話，不過她就是我們的「偶像」、「女神」那樣的存在。

王老師很疼學生，諄諄善誘。因為我的國文成績特別好，所以王老師也特別疼我。每次作文簿發下來，我都迫不及待地看看老師給我寫了什麼評語。那時候我們的作文都要寫毛筆，老師也必用毛筆字朱批。我從小跟阿爹學寫毛筆字，對毛筆寫作文也很樂意。我從成家、自立門戶以來，每年都自己作春聯、自己寫門聯，至今四十年，除了這兩年癌妻生病，無心寫作之外，從未間斷。

雖然後來我的興趣轉向語言學，從事比較屬於科學的、理性的、學術性的思考。但是我仍然堅守著從小的家教及中學時代的國文老師，大學中文系、國文研究所，一貫的教養。我覺得傳統文人的雅趣，如書法、詩畫、傳統音樂、泡茶、氣功等，這些被部分現代臺灣人看成是封建中國的，應該丟到垃圾桶的文化，和我的科學思考，民主臺灣的信念，毫無違和之處。

王老師給我們的作文題，往往是適合中學生年紀的、比較生活化的題目，但有時也會給我們自由命題，這是最喜歡的題目，可以隨意揮灑。有一次老師又給我們自由命題，我就寫了一篇〈臺語的音韻系統〉。那時我因為愛上臺語研究，也學了日語，自修中國聲韻學，除了英語音標之外，其實沒有受過正規的音韻學訓練，自己歸納臺語的調類、聲母、韻母，也不知道對不對。

王老師看了我的作文覺得很特別，給我很高的評分，鼓勵我說：「你想研究臺灣話，要去唸中文系。」我問她：「為什

麼？」她說：「中文系有音韻學、文字學。你要研究臺語，就要懂得這些。」

那時候自己對中文系也沒有什麼概念，就問哥哥的意見，剛好他是文化學院中文系第一屆學生，很鼓勵我考文化學院中文系。他說他們學校的老師很多是師大國文系的教授來兼課，整體水準很不錯。

於是我就決定考中文系。因為臺大、師大分數不夠，我把文化學院中文系填得很前面，結果一九六五年就考上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的系狀元。我在文化中文系學得最多的是周何老師的文字學，後來又到師大聽魯實先老師的甲骨文、金文，更重要的是在師大旁聽了鍾露昇老師的語音學、聲韻學，學會了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田野調查方法。中文系的聲韻學和文字學給我打下了漢語語言學堅實的基礎，不但對我研究臺灣話有用，對我研究語言學也很有用，王老師給我指引的路是正確的。如果沒有這些基礎，我後來到清華大學博士班學現代語言學，可能很難學貫中西，我的臺語研究、閩南語研究都會受限。

那時我妹妹也接著要考大學，一家三個孩子同時唸大學，家裡的經濟負擔很重。為了減輕家裡負擔，所以一開始是打算去考免學費的政工幹校。那時也不知道政工幹校是什麼學校，後來才知道是黨校。如果我去考了，一定考取的，我可能變成國民黨的政工幹部，我的人生會完全不一樣，我的思想立場可能變成深藍，不會變成深紅或深綠。

王冬珍老師的一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我對她一直都心存感激，她算是我第一個恩師，永遠懷念。

老師變學姊

我唸文化學院中文系三年級的時候，王老師考上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班。王老師得到碩士學位的一九六九年我大學畢業了，同時考上師大國文研究所，沒想到王老師竟然變成我的學姊了。王老師的老師很多人都教過我，其中最有緣的是王老師的指導教授李漁叔師是我們共同的老師。李漁叔老師精通詩學與墨學，王老師傳承了李老師的墨學，以《名墨異同考辨》獲得碩士學位，後來由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接著又出版了《墨學新探》、《墨子思想》等書，成了臺灣的墨學大家，聞名兩岸。我跟李漁叔師學作詩，雖然成績平平，一詩不成，只學會做對聯。但我常常去李老師家，親聆警欸。李老師特別疼我，他送給我一幅專門為我寫的律詩，我把它裱褙裝框，掛在書房，當作我的鎮家之寶。我天天看著他那道勁的書法，有時也會用臺語吟詩調吟一吟。

我進國文研究所的時候，王老師已經獲得碩士學位，因為學業成績優異，被留下來當講師，在國專科任教，因此我們沒有機會一起修課；我自己也忙於課業，直到我碩士班畢業，我們很少有機會見面。

驚遇程士毅

我只去過王老師家兩次，一次是我大學的時候，一次是唸研究所的時候。她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那時她的孩子都還很小，小兒子大概還沒有出生。因為年齡差異懸

殊，沒有跟他們多說話，可是兩個大的都說對我有印象。

我碩士班一畢業，林尹老師就把我介紹到辭修中學教書，才教了一、兩個月就被抓去唱綠島小夜曲，關了六年八個月。出獄後也沒有去看過老師，當然也無緣跟老師的孩子見面。

大約是二〇〇五年吧，我進行全臺灣的語言調查。閩南語我從一九八五年就開始調查了，了解得比較多，這次調查的重點在客語及原住民語的分佈。有一次我調查到南投縣仁愛鄉。有一位年輕人看到我的名字，自我介紹說：「我是王冬珍的兒子程士毅。」我非常驚喜，怎麼在山上的原住民鄉遇到恩師的兒子！我去王老師家看到的小孩子現在長大了！他是臺大歷史系畢業，張炎憲教授的學生，碩士畢業後獻身於原住民運動，也娶了賽德克女子楊秀華為妻。當時他是研究室的研究員。

後來我問士毅：「我到你家去看老師的時候，你還三、四歲吧。」怎麼會記得我的名字？」他整理了記憶，說：「大概是我大學的時候吧，媽媽曾經告訴過我，說她有一個學生洪惟仁，非常優秀，可惜因為思想問題，坐牢了。」那麼為什麼老師會提起我的名字，而士毅又怎麼會記得呢？

我算一算時間，士毅一九六四年出生，他大學的時候，正當一九八五年我開始出道的時候，見報率很高，連載翻譯不算，一個月至少在報章雜誌發表一、兩篇文章，在文化界闖出一點名氣。王老師一定是看到我的

文章才會跟士毅談起我，而士毅才記得我的名字吧？而且士毅的老師張炎憲教授正是我的伯樂，是他知道我的臺語研究才引薦我去中研院田野研究室擔任兼任助理，也才有機會幸遇另一位伯樂龔煌城教授，從而改變我的人生。我在龔老師門下九年，完成了臺灣閩南語方言調查。

啊！臺灣真是太小了，隨時有緣遇到應該認識而尚未相識的有緣人。從此以後我們變成了好朋友。二〇〇四年我接受臺中師範學院（隔兩年升格改名臺中教育大學）校長的邀請，去擔任臺灣語文學系的創系主任。我在任中曾經聘請士毅來講授臺灣原住民語言文化的課。我們也合寫過一篇〈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2014）的論文。

傾聽小女孩帶著纏腳媽媽逃難的故事

記得大約二〇〇九年，有一次士毅帶王老師來臺中看我，我請他們到一家民俗餐廳吃飯。餐廳裡擺了一間小姐閨房。這個閨房全部木雕，雕工非常精細，想必是大陸某大戶人家流落到臺灣的民俗藝術品。王老師看見那個閨房，非常眼熟，說她小時候就睡過這種閨房。於是給我們談起她小時候的故事，以及她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帶著媽媽，跟著哥哥一起逃難到臺灣的故事。

王老師河南嵩縣人，一九三六年出生於大戶人家，居宅寬敞，田園廣袤。但她三歲的時候（1938年）父親就投筆從戎到西安，哥哥黼章初中畢業之後也被父親帶去西安讀



2010年12月身體尚健康時的美麗身影

高中，然後為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考進空軍氣象學校，畢業後在漢口當空軍氣象官。因此母親就帶著她住到外婆家，老師小時候就是在洛陽城南、伊川上游山上的外婆家長大的，老師很懷念小時候那世外桃源的山中生活。父兄在陝西，但故鄉卻一度淪陷，王老師的祖母受到牽連，曾經被抓去鬥爭，嚴刑拷打。一九四八年七月，才十三歲、小學剛畢業的王老師帶著纏足的媽媽，先到西安和父親相聚以避禍。

不久西安局勢吃緊，一九四九年一月哥哥安排兩母女搭飛機撤退到漢口，而哥哥已經調到衡陽。她又被安排乘火車到長沙，再轉車到衡陽。可是哥哥又出差到廣州去了，她們到衡陽時，哥哥託他的同學來接，把她

